

花火

墨小芭 著

欢宴

HUAN YAN

CTS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欢宴

墨小芭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C.S
1111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欢宴 / 墨小芭著. —长沙 :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358-7126-8

I. ①欢… II. ①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62052 号



总策划: 邹立勋

责任编辑: 周霞 刘艳彬

创意策划: 王静

视觉创意: 粉粉猫 许一萍

特约绘画: 阿亚亚

出版人: 胡坚

出版发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 89 号 邮编: 410016

电话: 0731-82196340 82196334 (销售部) 82196313 (总编室)

传真: 0731-82199308 (销售部) 82196330 (综合管理部)

经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印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9

版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1.80 元

序言

苦涩终将岁月秘酿成糖

H u a n y a n

《欢宴》是狮子交给我的。

六月的某天，狮子在Q上说，给你一个礼物，你一定会感谢我，然后我就看到了《欢宴》。后来我才知道这本书是邵年强烈推荐给狮子的，她说适合我来策划和制作。看完稿子我发现，狮子和邵年说得对，我如此喜爱这个故事，甚至在看稿的同时，脑海里便浮现出这本书变成实体书的模样。

我很庆幸能够担任《欢宴》的策划制作工作。就像邵年说的那样，《欢宴》是“花火”史无前例的细腻哀伤的小说，蜿蜒的忧愁，苦涩而冲动的青春，还有那千疮百孔的成长之痛。

十八岁的时候，相爱的最初，所有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就像装在书包里的巧克力糖，走到哪里你都好像能闻到它的芳香。就如云喜对轻决，她喜欢这个人，于是抱着与全世界为敌的勇气，踮起脚去拼命接近那一丝一缕的美好。不怕他是艾滋病患者的孩子，不怕他换过那么多种身份，不怕他有过怎样的过往。可是她以为自己得到的不过是他一个决绝的失约，倔犟如她，那一句“你为什么没有

来”，始终没有问出口。

顾轻决，心思缜密地隐藏着所有的痛苦，对不能言说的秘密绝口不提。我想每一个少女都会仰望这样的少年，觉得他深沉，有担当，成熟懂事又神秘，让人捉摸不透。他能把你看得透彻，你却不知道他的脑袋里面藏着些什么。

上帝给我们的磨难是苦涩的，就像天才画家宫崎，他的才华足让他得到所有，却得不到他最渴望的爱。就像陆小虎，单纯执著地守候，却不明白等待的人和他一样默默倾心。就像苏重，前方万丈深渊，她也不惜为心中的那个人往下一跃，可惜他从不曾真正看过她一眼。不过，还好，我们终会努力让所有的磨难都变成蜜糖。

王静

（魅丽图书策划编辑，《夏有乔木 雅望天堂1.2》的制作人）

工作微博：<http://weibo.com/1670352020/profile>



哭有时，笑有时。
哀恸有时，跳舞有时。

——《旧约·传道书》

H u a n y a n



谨以此书献给L先生。

H u a n y a n

C O N T E N T S

目录

「HUAN YAN」

- | | | |
|-----|-----|-------|
| 001 | 第一章 | 逆风的星星 |
| 021 | 第二章 | 世界的事 |
| 041 | 第三章 | 光的分割线 |
| 061 | 第四章 | 未散之花 |
| 081 | 第五章 | 影子与树 |
| 101 | 第六章 | 秘酿 |
| 121 | 第七章 | 小爱人 |



目录

「HUAN
YAN」

C O N T E N T S

273	267	249	223	203	181	161	141
后记	尾声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谢谢你读到这里	再见，海市	午夜森林	霜尘	云的呼吸	苏重番外	云胡不喜	水仙的倒影





H u a n y a n

第一章 逆风的星星

四周也是这样忽然安静下来，头顶的那一片耀眼星空，也在那一刻忽然散尽。顾轻决就站在类似的黑暗里看着我，什么话也没有说。

初冬的薄雪毫无预兆地落下来，一片一片地打着旋儿，我从没觉得北方的雪可以凄美到这个地步。



体温计显示为三十九点三摄氏度的时候，我给夏微打了个电话。

她在三月的午夜匆匆赶来把我送去医院，二十分钟后，我躺在流动病房的硬板床上，被顽固的伤寒折磨得睡不着。

前一天下午我爸请我看电影，在缪斯影城。我到得有点早，捧着一杯热奶茶等着我爸。

那一天的阳光格外灿烂，温暖地洒在我厚厚的棉衣上。胡莱莱打电话过来的时候，正好有阳光落在我的眼脸上，让我不由得眯缝起眼睛。

她说，云喜，有件事我觉得应该告诉你。

她的声音听起来格外严肃，上一次她用这种腔调跟我说话的时候，是夏微在摄影室出了事。

我不由得沉默了一会儿。

她马上说，你别紧张，不是什么大事。她顿了顿才说，顾轻决好像回来了，我和夏微刚才在机场看见他了。

我拿着电话发了一会儿呆，然后，听见我爸在喊我，云喜，你哪里不舒服？脸色差得很。

我摇摇头，挽住他的胳膊，说，爸，咱们得摸黑进去了，你总是迟到。

后来我爸说了些什么我就记不大清楚了，那天看了什么电影、主演是谁，也都在记忆里空白一片。我只记得影片放到高潮的时候，周围传来嚤嚤的哭泣声，有个小女生在我身后小声地说了一句，真感人肺腑。

荧幕上的光朦胧地照在我的脸上，回过神来的时候，滚烫的眼泪已经流了整整一脸，量多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于是我也小声地嘟囔了一句，真感人肺腑。

顾轻决。

我万万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再听到这个名字，更没想到的是，五年了，再次提起这个名字，那个伤口渐渐结痂的我，竟然瞬间就被打回原形。

我听见旧日的伤口渐渐被撕裂的声音，像是被剪开一条小缝的锦缎，有一双手冷静而又迅速地将它用力撕扯，直到撕裂出一道鲜血淋漓的新鲜伤口。

光影暗淡间，一切与伤寒有关的症状全部袭来。

头晕，四肢麻痹，胸闷，眼眶刺痛，幻听，五脏俱焚，瞳孔里像是灌满海盐，咸涩难忍。

很久很久以前的某个夜晚，也是这样暗淡的光线，四周也是这样忽然安静下来，头顶的那一片耀眼星空，也在那一刻忽然散尽。顾轻决就站在类似的黑暗里看着我，什么话也没有说。

初冬的薄雪毫无预兆地落下来，一片一片地打着旋儿，我从没觉得北方的雪可以凄美到这个地步。

而我就立在这样的雪雾中，看着沉默得让人心寒的顾轻决，用尽全部的气力才忍住胸口翻江倒海的痛。

我从没想过我会去怨恨一个人，特别是遇见顾轻决之后，我以为我要用一生的时间去感受爱，感受生命中的无限美好。终于，我轻声开口，声音轻得像是呓语。但是，顾轻决，你让我知道了什么叫恨，你让我恶心，恶心到恨不得你立即死在我面前。

雪花落下，一片一片落在我麻木的、充满血丝的眼睛里，落在顾轻决渐渐模糊的脸上。他的眉毛、鼻梁、嘴唇，一点点，一点点，在我眼前被雪花隔离开千山万水。

这么多年来，我再也没遇见过那样的雪，还有那些暗淡散尽的星星。

从电影院出来的时候，我爸给我买了几盒感冒药，嘱咐我回去即刻吃药睡觉，以防感冒加重，随后接到李阿姨的电话，便匆匆赶回家去。

爸爸和妈妈离婚后一个人去了美国，回来的时候变成了四个人，第二任妻子李阿姨，以及他们的一对双胞胎女儿，阮陶和阮瓷。

我喜欢那对双胞胎姐妹，姐姐阮陶有轻度智障，清秀安静得惹人怜爱。妹妹阮瓷生得一双精灵似的大眼睛，倔犟懂事得像个小大人，难能可贵的是十分爱护姐姐，让人放心。

回到家后我开始持续高烧，从三十七点三摄氏度一路飙升到三十八点九摄氏度，接连两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脑子里不断闪现着胡莱莱的那句“顾轻决好像回来了”。

夏微说过，女人的烧往往是伴着“骚”一起来的。一旦病了，就会产生空虚寂寞的错觉，随着体温的升高，自怨自艾的症状也会不断加强。

我被这句话击中了天灵盖，浑身无力地躺在床上默默地想，如果我死了，虽然是被高烧活活烧死的，但是夏微她们一定会认为，我是因为听到了顾轻决回来的消息，活活把自己“骚”死的。

为了不在我死后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在一阵异常痛苦的咳嗽过后，我给夏微打了个求救电话。

而此刻，医院的窗外灯火万千，走廊上的消毒水味不停地涌进我的鼻腔，呛得我疲惫不堪，终于，我裹着夏微的大衣恍恍惚惚地睡着了。

梦里是一望无垠的麦田，凉风习习，一阵一阵的麦香涌向鼻端。我小小的双脚飞快奔跑于麦田之间，一转身，看见远处的阮云贺，白衫影影绰绰地模糊了容颜。

我远远地看着他，忽然一阵心慌，仿佛知道他要一个人走掉似的，恍惚间泪如雨下。

果然，麦田尽头的少年缓缓转过身，任我拼命地尖叫呼喊也不再回头。

我跌入无尽的酸楚中抱紧小小的自己，直到麦田融化成一望无垠的黑色浓浆，而我在无声的黑暗中沉溺下去。

醒来的时候早已是一身冷汗，我擦了擦额上豆大的汗珠，听见夏微问我，又梦见你哥了？

我轻轻点了点头。

窗外天已微亮，那些疼到骨里的痛楚被药物渐渐抚平。夏微递过来一杯热饮，隔着朦朦胧胧的水汽，我仿佛看见十八岁那年的自己，消瘦单薄的背影，渐渐消失在一片化不开的浓雾里。

而我的眼前，光影斑驳，所有的一切模糊不清。

风寒痊愈的第二天，裴兴提出想要一起去赏月，并提出在赏月之前彼此要在各自的家里解决好晚饭。

裴兴是我的男朋友，这位自认为是“考古系裴勇俊”的忧郁文艺男青年，勤俭节约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如今我也记不清楚自己当初是怎么稀里糊涂地跟他走到了一起，如果非要我用有限的记忆回忆起来，事情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那时候我读大三，我们寝室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寝室暖瓶里的水要由没有男朋友的室友全权负责。

时值我才跟前一任男友和谐分手，于是不可避免地加入了另外三个单身女生的打水行列中，负责全寝室六个人的暖水问题。半个月后，担此重任的剩女缩减为两个人，一个半月后，就演变成一个倒霉蛋每天早晚各打六瓶热水的惨剧。

那个倒霉蛋就是我。

整个冬天，我每天都过着生不如死的打水生活，渐渐地，我的腰不酸了，腿不痛了，手臂上也出现了两坨肌肉，整个人都神清气爽得跟刚从精神病医院出来似的。

就在我一边捂着干瘪的钱包，一边不切实际地谋划着搬出寝室的时候，裴兴出现了。

那是一个呵气成霜、冰冻三尺的清晨，当我一手拎着三个热水瓶埋头穿过操场的时候，一个戴着蓝色袖套的胳膊拦住了我的去路。

蓝色袖套的主人立在稀薄的阳光下对我说，学妹就是中文系的阮云喜吧，我观察你很久了。哦，不用感到太吃惊，女孩子的一生总要有点惊喜才完美。

我那颗被六点钟的闹钟深深刺痛的心，在他微微上扬四十五度角的鼻孔下，再次狠狠地抽搐了一阵。

不容我开口，他继续说道，我想你一定听说过我，我就是考古系的裴兴。我知道你没有男朋友，如果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做你的男朋友。

很显然这不是一个疑问句，而是一个陈述句。

我尽可能露出一副受宠若惊但又担当不起的表情，严肃地说，可是，同学……我其实是有些介意的……

什么？这怎么可能！他整个人像是被雷劈中了天灵盖一样，突然伸手抓住我的肩膀，像筛面一样把我抖得风中凌乱，那六个暖水瓶就在我手中咣当咣当地响。

裴兴锁紧眉头，质问我，你不是没有男朋友吗？你不是被每天的十二瓶热水折磨得身心疲惫吗？难道你不想摆脱现状，脱离苦海吗？

这个类似于电台里某山寨手机的广告词，在某一个莫名其妙

的瞬间，莫名其妙地像一缕阳光照亮了我的心。

裴兴见我有所动摇，满意地笑了笑，继续说，我知道学妹很善良，是怕我吃亏，但是没关系，我既然和寝室里的兄弟打了这个赌，就一定要完胜才可以。

我迷茫地问他，打赌？

裴兴点了点头，一脸“你该不会以为我真的看上你了吧”的神色对我说，我们每人赌了五十块钱，在毕业之前只要我找到女朋友，就会有二百五十块钱进入我的口袋。我看你也是因为单身才被全寝室的人使唤，既然这样，我们何不就交往一下看看，岂不是互惠互利？

我犹豫了一秒钟，用捍卫尊严的方式告诉他，行，但是二百五得分我五十！

裴兴用欣赏的口吻表扬我，学妹，我就知道以你的智商绝对不会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来，我帮你提三个暖水瓶。

当时的画面就是这么和谐，我们迎着朝阳，每人拎着三个暖水瓶，扬眉吐气地走在通往女寝的道路上。

回到寝室后，我立即抬头挺胸，用翻身奴隶的慷慨激昂告诉那五个横七竖八地倒在床上大睡的女人们，都给我爬起来打水去！

可喜的是，自那之后的三天里，我终于过上了每天只打一瓶暖水的幸福生活。

只可惜三天后我爸从美国回来，无论如何要在学校附近给我租一个小公寓，让我立即搬出寝室。我那短暂而又美好的幸福生活就在三天后宣布结束。

但是我和裴兴之间的互利关系没有因此夭折，他依旧会不时地拉着我去吃个面、看个电影，当然，这份和谐相处的根本前提是在AA制的严格管控之下。他对我恪守本分，严格按照AA制



准则进行约会，他经常语重心长地夸奖我，学妹将来必成大器。我则虚心回应，哪里哪里。

我从回忆里抽身而退，开始在厨房艰难地做着抉择，这一天的晚餐实在是太丰富了，红烧牛肉、排骨浓汤、小鸡炖蘑菇、海鲜鸡汤，在一番风起云涌的脑力大战过后，我最终选择了红烧牛肉味的方便面丢进了滚烫的沸水里，晚餐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抵达赏月地点的时候正值华灯初上，城市像一只巨大的灰色的虫，坚硬的外壳里涌出大片大片斑斓的灯光。

裴兴来的时候递给我一杯热奶茶，他说这是从学校附近新开的奶茶店买的，五块钱一杯，买一赠一。然后，他再自然不过地朝我伸出手掌，拿走了我的两块五毛钱。

我们喝着奶茶沿着初春的河岸慢悠悠地散步，裴兴说，学妹，我们来吟诗作对吧。

然后，他微微地仰起头颅，把鼻孔用标准的四十五度角对准我，含情脉脉地念道，天上一轮明月照。

我想了想，说，地上两个傻逼走。

他疑惑道，啊？

我愣了一下，连忙解释，不是我们两个，这里的两个不是量词，是代词，可以代表任何两个。

裴兴放下心来，继续说，冬雪甘愿为冷月飘。

我说，男人都爱去青楼走。

他的嘴角抽了抽，不再跟我吟诗作对了。他说，我向来喜爱学妹的才情，今日看来不过尔尔，我要回去好好考虑一下今后我们之间的发展方向，短时间内就不要再见面了吧。

我表示赞成，于是决定先陪他去附近的便利店买点东西，然后，各回各家。

刚进便利店胡莱莱就打来了电话，她在电话那头有气无力地